

每一名英烈都应被铭记

■本报记者 张琳

清明节特别策划①

“燕子来时新社，梨花落后清明。”又到一年清明节，又是慎终追远时。

春和景明，我们捧一束鲜花走进烈士陵园祭拜追思，是对亲人的追忆，是对先烈的致敬，更是对信仰的追寻。

烈士者，国之忠魂。那些无数为国捐躯的人们，有的名字熠熠生辉，有的名字湮没无闻，汇聚在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中。

革命战争年代，由于战事匆忙，一些牺牲的烈士就地掩埋，插土为墓，削木成碑，随着

时光的流逝，成为无名烈士。

2022年3月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、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加强新时代烈士褒扬工作的意见》，明确要求“持续做好失踪烈士搜救搜寻保护和为烈士寻亲工作”。

无名烈士墓，山河遍布。在康西瓦烈士陵园碑林深处，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无名烈士纪念馆里，在孟良崮战役纪念馆烈士公墓林前之中，在祖国的深山里、村落中……会有这样一些坟

冢或一片墓碑，和有名字的墓碑相邻，墓碑上却无名无姓、没有生年、没有事迹——因为它们都是无名烈士墓。

面对这些无名烈士墓，有人会问：他是谁？家在哪里？家里还有亲人吗……这些问题的答案，在大地上、在山河里，在每一缕春风里。

无名，是最闪亮的名字。每名烈士都有名字，我们只是暂时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。有人说，这些烈士因牺牲的年代久远，没留下姓名，但是祖国不会忘记，人民不会

忘记，我们脚下的大地上有他们永不磨灭的足迹。有人说，这些无名烈士为国捐躯，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。今天和平常的生活，是他们用鲜血换来的，我们应该永远把他们铭记在心中。

清明，是让人思考的日子。它让人们在怀念中思索生与死，追寻根与魂。当我们“向青草更青处”祭奠英烈时，更能深刻地感受到今日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。

牢记历史的国家才有根，记住英雄的民族才有魂。

铭记是最好的致敬，传承是最好的缅怀。铭记，是因为追思中饱含我们对英烈的无比崇敬；传承，是因为我们对生活的无限热爱，更是对肩上的使命与责任。

本版从即日起推出“清明节特别策划”，敬请关注。

策划人语

清明前夕，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烈士陵园内一片肃穆。园区中央，纪念碑高耸耸立，“人民英雄永垂不朽”8个金色大字，格外醒目。

北方初春，早上还是有些冷清。和记者一同前来的烈士邓诚龙却忙得满头是汗，他拿着事先准备好的新毛巾，在一块块墓碑前，小心擦拭着。

不同于陵园里的其他墓碑，眼前这些墓碑上没有姓名、年龄、籍贯，也不见部队番号、入伍和牺牲时间，但上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“无名烈士”。

在每个无名烈士墓碑正下方，记者看到一个黑色的小牌子，上面写着：忠诚、无畏、担当。认领人：93257部队全体官兵。2023.10。

邓诚龙告诉记者，他是第330个认领人。

去年3月，邓诚龙正式入伍，成为北部战区空军某部警卫勤务连的一名新兵。还记得刚进连队时，他就听指导员讲过“部队官兵守护无名烈士墓”的故事。去年底，邓诚龙的班长袁嘉桦退伍了，他接过了“认领”无名烈士的“接力棒”。

擦完墓碑，邓诚龙起身，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。他告诉记者，能成为无名烈士的“亲人”，他感到无比自豪。

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官兵接力为69名无名烈士扫墓50余载——

英雄无名 山河不忘

■本报记者 张东盼

特稿

追寻

69位烈士连名字都没有留下，长眠在这片浴血奋战过的土地上

2021年，张铭宇接任北部战区空军某部警卫勤务连指导员的同时，也接到一个特殊任务——为无名烈士寻亲。于是，他翻阅材料，查看了近年来的相关报道，很快有了一个感受：年份久远，不好考究。

唯一的权威史料出自20世纪70年代，当地民政部门设立的一块石碑，上面大概记载着：1946年，解放战争打响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辽南独立二师，与盘踞在普兰店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展开激战。这一仗打得异常惨烈，我军69名指战员因伤势过重牺牲在后方医院，他们的遗体掩埋在附近的连丰村周围。战斗结束后，部队来不及记录每名烈士的详情，便匆忙南下。

史料寥寥几笔，记录着只言片语。张铭宇只好去询问相关部门，工作人员说当年立碑的人早就病逝了，他们也无从查证。

碍于时间久远、信息缺失等因素，寻亲任务进展甚微，但张铭宇的内心越来越坚定。他说：“每次去烈士陵园时，看到那些有名有姓的烈士墓碑上，记录着生平事迹、赫赫战功，被前来祭奠的人敬仰、缅怀。再看看略显冷清的无名烈士墓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如果通过我的努力，哪怕能找到一个有价值的信息，都会让我觉得付出是值得的。”

于是，张铭宇利用周末外出、休假等时间，辗转多地进行了大量走访。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的烈士办公室，他查找了关于辽南独立二师的烈士信息，梳理了名单；在档案信息办公室，他研究有关部队番号的战斗史料，确定了医院名称是辽南独立二师卫生部的村民说，通过专家，他了解到，当年辽南独立二师是从山东威海渡海过来的……

一位曾在后方医院工作过的老同志回忆，一些伤员主要是辽南战斗中负伤的，当时伤情严重，缺少治疗器材、药物，条件非常艰苦。有些伤员只能被安置到老百姓家里养伤，伤口溃烂，只能用盐水清理。有年长的村民说，很多伤员根本没来得及救治，就牺牲了。

“69位烈士连名字都没有留下，长眠在这片浴血奋战过的土地上。硝烟散尽，随着时间流逝，知道那段战事的人也越来越少。我想，我们一定要为他们做点什么！”

2023年，张铭宇去拜访70多岁的老首长王应石。老首长回忆说，1968年，为了保护无名烈士墓，在驻地政府的帮助下，部队官兵决定迁坟，把烈士墓迁到营区附近。

那年10月底，天已经很冷了。官兵们拿着锄头和铁锹，小心翼翼地挖开大大小小的坟包，那里面没有棺木，只剩散落的遗骨。在烈士的遗物里，官兵还发现了生锈的军功章，但经年累月的腐蚀，已经完全无法辨别上面的信息，更无法借此来确认身份。还有的坟包里发现了长发，可以确认牺牲的烈士中有女战士。

“看到这些遗物，在场的很多官兵都落泪了。烈士的遗骸在战时草草掩埋于黄土之下，可见战争是何等惨烈。”王应石说，当时部队条件有限，没有像样的棺槨，但是官兵还是想尽办法，为烈士们妥善安葬。他们把装弹药的木箱腾出来清理干净，吹送烈士遗骨，还手工制作了很多木板，用红漆在上面写



图①：无名烈士墓碑前，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官兵们脱帽默哀。图②：无名烈士墓。

田博文摄

上“无名烈士之墓”，立在他们们的坟头。从那时起，“守护无名烈士，给他们一个家”也成了该部全体官兵共同的夙愿。他们自发为69位无名烈士守墓，在墓地周围种植树木、清理杂草、平整地面……

守望

我们找不到他们的亲人，就成为他们的亲人

转业那年发生的一件事，王应石至今提及仍很欣慰——在部队领导多次与地方协调和沟通后，1990年4月，当地政府开始动工修建烈士陵园，在原来的无名烈士墓地四周修围墙、建大门，还在园内设立了纪念碑。

崭新的烈士陵园修建后，该部官兵也主动承担起修缮、维修等工作，他们还经常在门外修了一条直通陵园的小路。每当节日来临，他们都会带着鲜花、水果，前来祭奠这些无名英雄。

二级上士刘小龙是2014年入伍的。新兵下连第一天，老班长就带着他们去烈士陵园，告诉他们“这里埋葬的老班长们都是无名烈士”。之后的每个周一，他们都雷打不动地轮流去陵园里扫落叶、除杂草、擦墓碑……

刘小龙说，以后的很多个夜晚，他在站岗执勤时，都会忍不住想：老班长当年是不是也跟自己一样，抬头仰望着一片星空，在这个陌生的地方，想家，也想亲人。

每每想到这里，刘小龙总会一阵心酸。他想象的时候，可以遥望家的方向，而老班长们的家又在哪里？距离这里远不远？一天，刘小龙下哨后，看到一位白发苍苍、佝偻着背的老人，带着他的孙子去烈士陵园扫墓。通过询问得知，老人名叫刘德武，已经68岁了，多年前曾在这里服役，他说：“我退伍之后，每年都会来这里看看无名烈士。最近两年，我身体不大行了，以后怕是不能再来国

墓。我来不了，你替我跟老班长们念叨念叨，告诉他们，我挺想他们的。”

刘小龙握着老人的手，用力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您放心，我会照顾好他们的。”

之后一连多年春节，刘小龙都主动申请为无名烈士送水饺。有时，他还带上米饭和馒头。炊事班的战友问为啥，他说：“咱也不知道老班长到底是哪里人，都带上，让他们选吧！”

2016年，经历了多年的苦寻未果后，这支部队组织开展了“认领无名烈士，争当烈士亲人”活动。当时的部队领导说：“无名烈士葬在这里，对我们广大官兵来说，也是一种精神激励。现在，我们找不到他们的亲人，就成为他们的亲人。”

刘小龙得知后，踊跃报名，光荣成为首批“认领人”。他说：“作为普通一兵，这是我发自内心对革命先辈的尊重和致敬。他们为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，背井离乡，战死他乡。我们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，但我们永远铭记他们的功勋，永远记得他们的存在。”

“认领”无名烈士之后，刘小龙把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分享给家人。“爸妈都夸我是好样的，让我一定加倍努力，要对得起无名烈士‘亲人’这个称呼。”他说。

2017年夏天，作为班长的刘小龙听到站岗的哨兵报告：“前方发现浓烟和火光。”刘小龙立即请示上级，然后带人前出侦察情况。在距离营区不到10公里的位置，有一处液化气设施发生爆炸，情况十分危险。

他们积极协同地方消防力量展开救援，还把一部分疏散群众接到营区，进行紧急避险。事后，当地群众送来一面锦旗，特意表达对官兵的诚挚感谢。

2018年，刘小龙入党。在烈士陵园，部队组织召开了入党宣誓仪式。“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拥护党的纲领，遵守党的章程……”宣誓仪式上，全体党员郑重地向党旗宣誓，铮铮誓言，久久回荡。纪念碑前，鲜红的党旗迎风招展，仿佛在告慰英烈：如今这盛世正如你们所愿。

铭记

每一次寻找、每一次认亲、每一次祭扫，都是对无名烈士英魂的告慰

2017年初，驻地政府决定，将69座无名烈士墓迁葬到大连市金普新区烈士陵园。据陵园工作人员介绍，集中迁葬是为了给散葬烈士一片安息之地。同时可以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，方便更多的人前往祭奠追思。

同年8月，69名无名烈士遗骸在部队官兵的护送下，迁移安葬至金普新区烈士陵园。在肃穆的乐曲声中，部队官兵、社会各界人士等百余人向无名烈士们默哀、鞠躬、献花……

而今，清明又至。苍山滴翠，细雨霏霏。在纪念碑广场上，该部官兵举行祭奠仪式，献上亲手制作的花篮，脱帽默哀，缅怀革命先烈。

无名烈士墓碑前，二级上士张恒把自己的认领牌擦了又擦，久久不愿离去。他有些伤感，“过阵子，我也要退伍了。”“认领”无名烈士这些年，我常来看他们，已经成为一种习惯。墓碑的认领人换了一茬又一茬，不变的是对烈士的缅怀、对精神的传承。”

前段时间，指导员在上教育课时，给大家看了一个小短剧《那一年的春节》，他们是在战斗中度过的。剧情是两个2024年的女大学生，在吃年夜饭时，穿越回了1951年2月6日，跟当时正在坑道中坚守的一男一女两位志愿军相遇了。

让张恒印象最深刻的是，志愿军战士问她们：“那个时候，没有人记住我们了吗？”

几分钟的视频，看过之后，很多战士都偷偷地抹眼泪了。原来，我们今天平淡的生活，是他们当年遥不可及的梦想。张恒想过，如果他穿越时空回到

1946年的那场战斗中，他会告诉革命先辈们：“战争已经过去，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。我们会永远铭记你们为了祖国和人民付出的鲜血和生命，铭记你们的无畏、无私……”

“认领官兵已经把无名烈士视为自己的亲人，这份红色血脉传承，将生生不息。”该部领导介绍，近年来，他们将祭奠活动融入部队特色文化建设和战斗精神培育，引导官兵不忘历史、不改本色。

在近10年时间里，他们成立多个寻访小组，先后去了大连、锦州、沈阳等地，查阅当地的军事年鉴、地方志等资料，咨询当地党史办、军分区档案馆，拜访了多位参加过辽沈战役的老战士，还在报纸、网络上刊发“寻亲启事”。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，至今还没有找到烈士的亲人。

该部领导说：“尽管很难，但我们从未放弃。每一次寻亲，都是对无名烈士的告慰。在寻亲的过程中，官兵们更能感受到他们短暂而辉煌的一生。”

青山埋忠骨，草木忆英雄。烈士的信息虽然模糊在漫长的岁月中，但他们义无反顾、壮烈献身的精神却历久弥新。半个世纪过去，政府、部队、各行各业追忆缅怀无名烈士的脚步不曾停止，他们也从未忘记——

驻地政府注重挖掘红色资源，邀请官兵组成军人志愿服务队，深入学校、社区、乡村等地讲述烈士事迹，使铭记历史、崇尚英烈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情感自觉。

当地文武部在烈士陵园开展国防教育主题实践活动，弘扬无名烈士的伟大精神，激励群众积极投身国防事业，切实感受祖国的强盛和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。

让张恒印象最深刻的是，志愿军战士问她们：“那个时候，没有人记住我们了吗？”

版式设计：王国山

写给无名烈士的一封信

■本报记者 张东盼

说完，邓诚龙从口袋里拿出一封写好的信，酝酿了许久，缓缓开口：“亲爱的老班长，我又来看您了！今天，对我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，我来部队整整一年了。和您‘认亲’后，我很努力，在连队表现得很好，没给您丢人……”

这是邓诚龙写给无名烈士的一封信，也是他与革命先辈跨越时空的一次心灵对话。

多少次，置身陵园，邓诚龙手抚摸着冰冷的墓碑，想把心底的温度传递给长眠于此的无名烈士们，让他们感受到来自亲人的思念与牵挂。他多想问问——

你们叫什么名字？家在何处？你们牺牲的时候是不是也像我这般年纪？

“今天的幸福和安宁，是您和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。现在，我也成了一名军人，站在了您曾经奋战过的地方。我会像您一样勇敢坚强，守护好祖国和人民。”邓诚龙的眼眶红了，拿着信的手有些颤抖。

记者鼻子一酸，抬头看向远处，一位来陵园拜祭的烈士亲属拿着一束菊花走来。他走到无名烈士的墓碑前，挨个放了一支，又深深鞠了一躬。

他说，每次过来祭扫自己的父亲，都会特意拜祭这些无名烈士。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姓名，但他知道，这些人都和自己的父亲一样，都是伟大的战士，曾前赴后继、不怕牺牲、以身报国。如今，山高路远，他们的亲人没有办法来到这里祭奠，我们就是他们的亲人！”